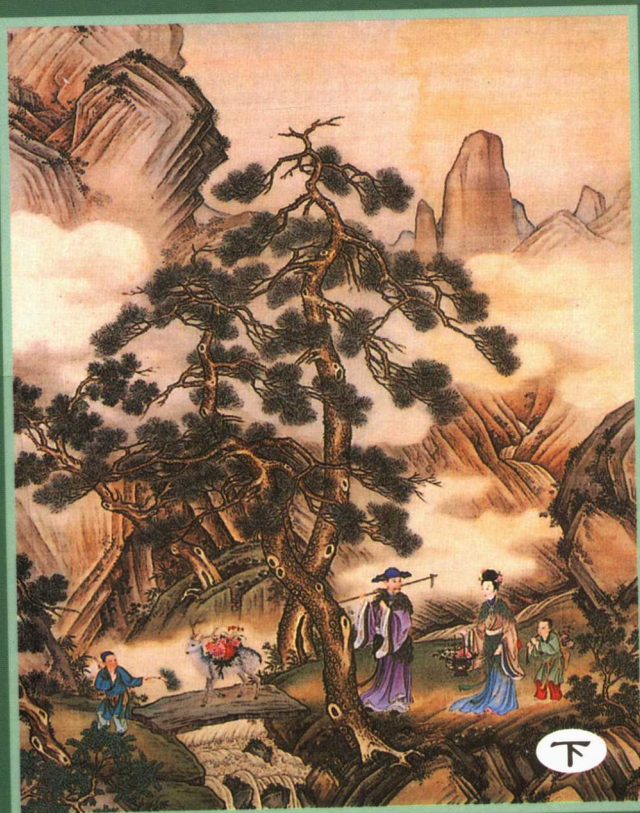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龙虎风云榜

豪 侠 系 列



下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豪俠系列

龙虎风云榜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刀剑两地生情	(323)
第二十二章	剑虹剑手遭擒	(348)
第二十三章	江亭拍卖龙女	(368)
第二十四章	雪中龙虎恶斗	(387)
第二十五章	四方风云聚合	(405)
第二十六章	彼被救此脱险	(423)
第二十七章	组成打击小组	(438)
第二十八章	闹梨园发隐私	(456)
第二十九章	镇国府遭明袭	(468)
第三十章	降服巫门凶徒	(482)
第三十一章	心兰软硬兼施	(493)
第三十二章	牡丹喜擒冤家	(512)
第三十三章	砰然惊破春梦	(522)
第三十四章	柔柔迎战元老	(543)
第三十五章	智取义释毒魔	(562)
第三十六章	刀毒联手显威	(578)
第三十七章	擒敌迷魂吐实	(605)
第三十八章	昼入吕家大院	(616)
第三十九章	伏虎降龙定乱	(627)

第二十一章 刀剑两地生情

以地名封侯的功臣，通常在封爵地世袭军职，不能擅离封爵地，但军职却是活动的。安仁侯从江西安仁调职来京，不必大惊小怪。

“哪能清闲？江西目下风雨飘摇。我的军区在赣南。”

“对，宁府有不臣之念，我知道。”

“壮士知道宁府的神龙密谍？”

“神龙密谍派在京都潜伏的人为数众多，四海盟就是神龙的外围走狗。这条龙不但精锐尽出潜伏京都，连外围的走狗也蜂拥而至。这不是秘密，但京都没有人敢动他们。

我敢，因为四海盟主动找上我的，我百了刀不是善男信女，他们最好离开我远一点。”

“壮士有歼灭他们的兴趣吗？”安仁侯笑问。

“目下还没有歼灭的打算，我的琐事多，忙得很。”周凌云心中一动，另有打算不想涉入。

“帮助我，周壮士。”安仁侯诚恳地说：“歼除四海盟，断神龙的爪牙，再打尽神龙精锐，釜底抽薪，是避免宁府兴兵谋逆的上策，可免江西生灵涂炭。有壮士出面，大事定矣！”

“哦！侯爷……”

“我内调京都，目的在此。”安仁侯透露在京的任务：“我

有可用的人手，可惜投鼠忌器，没有多大的作为，也缺少能对付神龙的主力，有壮士参与……”

“抱歉。”周凌云断然拒绝：“我说过，我俗务繁忙，也不关我的事，别在我身上打主意。”

安仁侯向他透露如此重大的秘密讯息，的确让他失惊，受到相当程度的震撼，不管他是否答应，都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对方已有效封锁这附近，显然有陈兵相胁的意图，他的处境相当险恶，情势更险恶。

答应，他将成为过河卒子，被利用做鹰犬，脱不了身。拒绝，对方必定杀人灭口，绝不容许如此重大的机密泄露，这可是关于翻天覆地的大祸变。

他断然拒绝，手本能地按上了刀把，虎目炯炯，扫视安仁侯身后的六个人，跃然欲动的神情显而易见，强烈的慑人气势勃然涌发，气氛紧张，逐渐升至临界点。只要任何人有所异动，必定引发他强烈的反应。

以杨一鸣为首的六个人，果然阴森森地徐徐移位，六双怪眼充满敌意，杀气开始涌腾，像六头阴险的金钱豹，随时有突然扑向猎物的可能。

首先遭殃的，必定是安仁侯，在安仁侯还未脱离危险范围之前，这些人投鼠忌器，不敢猛然发动，还没濒临爆发性的险恶情势。

“周兄，你听我说。”杨一鸣知道不可妄动，出面打圆场劝说：“你已经妨碍了神龙的活动，与四海盟势不两立，有我们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办起事来岂不事半功倍？用你的刀拯救苍生免遭涂炭，岂不是一大功德？”

“很抱歉，拯救苍生不是我这种人的事。”他已神功默运，随时有走的准备：“而且我个人的事个人一肩挑，不想与官方

沾上任何牵连。”

“周壮士，大义当前……”安仁侯也诚恳地劝说。

“熊侯爷。”他心中一动，油然兴起利用情势的念头：“不要和我这种刀客谈大义，我这种人不配谈。我在京都办事，招惹了四海盟，等于是替你们将神龙引出，给予你们屠龙的机会，双方各行其是，明分暗合，岂不更为有利？双方一旦结合，就玩不出什么把戏了。诸位，各自为计，分头进行吧！不要把精力误放在防范我的事务上，我不会妨碍你们屠龙的大计划，反而是你们值得信赖的助力。”

“这……”安仁侯仍不想放弃说服。

“又有人要来了，很可能是最强悍的对头光临。”他倏然推凳而起：“你们的人只能封锁街巷，封锁不了飞檐走壁的高手。你们快走！落在那些人眼下，彼此皆有不便。请记住，我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人影一闪，烛光摇摇，影一动，人已到了通向屋后的走道口，蓦然形影俱消。

杨一鸣六个人大吃一惊，怎能留下这快速如电流光的人？六个人即使能获得包围攻击的机会，也不可能把他堵死在堂屋里你砍我杀。

“侯爷，走吧！我们的确不便在这里逗留。”那位佩了雁翎刀的人说：“他这里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们绝不能落在有心人眼下。”

“但他……”安仁侯大感失望。

“以后再说，卑职将尽全力设法争取他的合作。”

“也好，你费心。”

小屋真成了市集，心怀叵测的人来来往往。

俞柔柔是公然前来道谢道歉的。八方狮也是公然前来找他致意的。另一批高来高去的人被他引走了，显然是敌非友。安仁侯这批人，是公然前来劝说他投效的，牵涉到军机，敌我意识必需视情势而显露，幸好并没翻脸。

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吸引的计划相当成功，至少可以了解谁是敌人谁是无害的人，虽然相当麻烦，但他不怕麻烦。

屋上屋下都有人，小屋陷入包围中。门是大开的，里面黑沉沉的，想硬闯的人必须肯付出重大的代价。

“百了刀，你给我出来。”门外突然传出悦耳的叫声，但口气充满火药味。

是女人，不陌生的女人，上门公然叫阵，敌意明显，听口音，他便知道来人是谁了。

踱出门外，他扫了排列在街中的五个黑影一眼。举目左右上眺，两邻的屋顶隐约可以看到潜伏的人影。

“该死的！又是你。”他心中冒火，但说话的口气毫不激动：“这次带来了更多的爪牙，你似乎认为吃定了我百了刀。”

“我一定要和你说明白，让你了解你的处境。”文心兰气势汹汹，还真有女强人的气势：“你大概不明白四海盟的底细，不明时势……”

一声狂笑，他狂冲而上，以行动作答复，立即动手抢攻，来的是四海盟的人，没有饶舌的必要。上次这小女人一照面，就用绝学兰花拂穴手猝然向他攻击，幸好他心中早有准备，不敢忽略黄山栖霞谷文家的绝学，护体神功布下强韧的防卫网，接下雷霆一击，夷然无损。

这次他抢攻了，金雕献爪，大手长驱直入，上抓五官斜挂肩颈，气吞河岳强攻硬压。他身材高大，这一招真有如金刚抓小鬼。

文心兰怎肯和他正面拼力？女人在先天上体质不如男人，正面硬拼哪占得了便宜？错身走立加反击，玉掌在相错时到了他的左肋肋，潜劲山涌，灵活万分，扭身斜旋，这一掌如影附形，快得不可思议。

他身形略扭，巨爪下沉，急扣将要光临肋肋的玉掌，及体的掌劲四散。

同一瞬间，他的右爪随身而转，搭上了文心兰的顶门，像是老鹰抓小鸡。

一声惊呼，文心兰飞退丈外。

他手中有一顶皮风帽，是文心兰的。文心兰的秀发，大冷天居然使用颇浓的香发油，滑不唧溜，风帽一抓便滑脱，连梳的三丫髻也不曾抓散。

“我要刺你百十剑！”文心兰急怒交加，一声龙吟拔剑出鞘。

星光与雪光朦胧，剑上传出的隐隐龙吟，已经令人闻之心惊，而剑身所幻发的五彩光华，更是令人望之心胆俱寒，即使是外行人，也可看出是可怕的宝剑。

“彩虹剑……”他惊呼。

来不及拔刀了，彩虹已破空而至，彻骨裂肌的剑，像波涛般淹没了她。

他仰面便倒，滚出丈外一跃而起，刀随起势出鞘，传出一阵利刃破风的锐啸，刀与剑缠成一团。

先机已失，陷入挨打困境。他第一次碰上如此高明的对手，失去先机有点还手乏力。彩虹剑幻起满天虹影，攻击精神极为旺盛，一口气攻了二十三剑，把他逼得险象横生，但也有惊无险，彩虹想完全取得中宫优势，也无此可能，他闪避的身法太快了。

街的那一端，突然出现一队黑影，可以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有大批来历不明的人正飞步急赶。

“弓手列阵，格杀勿论。”有人大吼。

在京都城内外，谁敢携带弓箭？那是违禁品，可以持有，但禁止携出在外走动。持有的原因，是一旦发出动乱，召集民壮时，壮丁可以携出参加编组作战，平时是不能携出的。天下各地乡镇的射壮，甚至会将弓集中保管，仅在操练时在射社的室内室外靶场使用。有猎户身份的人，也仅能携带猎弓。

激斗的双方，皆被这意外的变化所惊。在外围戒备的人，更发出紧急撤走的信号。

周凌云刀势一缓，收刀飞退丈外。很不妙，他不应该收刀的。剑气及体，哧一声右背肋轻震，皮袄裂了一条缝，是被剑锋擦过留下的遗痕。

文心兰在闻警撤出的刹那间，从背后给了他一剑。

有第三方的人不期而至，要用弓箭格杀勿论，按理激斗的双方，采取回避行动，自保要紧，必须及时撤走，怎能抽冷子来一下致命一击。

“这小女人好阴险。”他心中暗叫。

不等他愤怒地旋身反击，文心兰已和同伴上屋如风而遁。地面，留下她丢落的狐皮风帽。那是文心兰的，被他抓落的战利品。文心兰也给了他一剑，双方没胜也没输。他被文心兰抢得机先，表面上他处于挨打的困境，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自始至终，他并没用霸道的刀招周旋。

他窜入堂屋，留心屋外的动静。

涌来三十余名民壮，真携有弓箭。他认识民壮的领队人，郭智先，颇感诧异，郭智先没有任何理由亲自率领民壮巡逻查夜。

此地已不安全，迁地为良，他立即从后门溜之大吉。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四海盟的爪牙大举出动，准备动身离去的俞柔柔，不敢白天动身，等候天黑再远走高飞。

藏匿处并不安全，一整天她们不敢外出走动，似乎觉得接近住处的每一个人都可疑，白天如果露出，必定凶多吉少，将引来的大批高手爪牙追杀不休。这一天好漫长，好不容易等到黄昏降临，而不曾发现爪牙接近踏深，白担了天心。

必须连夜离开，夜间脱身安全性高。携了行囊离开藏匿处，立即发现有人跟踪。

“今晚必须绕过城南，放开脚程赶往大通桥。”俞柔柔一面走一面说：“不必理会后面那三个眼线，必要时用轻功扔脱他们。如果此路不通，改走宛平走陆路南下。”

后面有三个皮风帽放下掩耳，仅露出双目，羔皮袄内藏有刀剑的人，正亦步亦趋盯在她们后面，并没打算隐起身形，采用直接紧迫盯牢她们，快走快跟，慢走慢跟，且不时用手势打信号。

“情势不妙。”申三娘愈来愈不安：“盯梢的人愈来愈多，他们已发现我们了。”

“前面巷口。”侍女小绿低惊呼。

前面巷口踱出五个人，其中两人赫然是黄泉双鬼。

“钻小巷。”俞柔柔断然下决定，不能被缠住。

黄泉双鬼起初并没留意，等她们心虚往小巷一钻，便心中动疑，一打手势飞步急赶。

黄昏时分，大街小巷行人众多，有人急奔而过，自然会引起惊扰，很不妙，很难摆脱街尾狂追的人。

一阵飞奔，慌不择路，反正见路即走，不久便进入人迹稀

少的郊野，沿小径用轻功狂奔。

急于脱身，赶得太急，反而更引人注意，大道小径上的行人，皆向她们投以诧异的目光，给予蹑踪的人不少便利，不需沿途打听，循踪穷追，毫不浪费时间。

追的人不时发出信号，招呼爪牙聚集，速度甚快，人数似乎愈来愈多。

申三娘是老江湖，知道逃走与追蹑是怎么一回事。在平原有村落的地方藏身不易，必须向隐蔽的所在隐起行踪，才能摆紧蹑追踪的人，因此认准丘陵起伏的地带，逃多远就走多远。至于身在何处，已无暇留意了，而且她们也人地生疏，怎知到了何处？

京都附近的山林，全是禁伐区，林深草茂，虽是隆冬季节，草木凋零，但一些松柏林依然有绿意，钻入藏身毫无困难，因此俞柔柔认为先躲一躲再说。

“绝对不能躲，必须尽快远走高飞。”申三娘立即反对：“他们爪牙众多，必定沿途布下擒捕的人手，两端一起搜索，怎脱得了身？天色已暗，正是加快远走的好机，途中再越野而走，定可摆脱他们。”

沿小径登上冈顶，闪在路旁向来路察看，暮色朦胧中，可以隐约看到飞快掠走的依稀人影，可看到三批之多，每一批皆有五个人以上。

“和他们拼了。”俞柔柔大为不满：“欺人太甚。”

“只要被缠住，便会葬送在这里，哪有拼的机会？”申三娘倒抽一口凉气：“逃，是惟一的生路，走！”

逃不一定有生路，但她们已别无抉择。

季小龙来找他，他并没有感到惊奇。看小家伙穿上新羊皮

外袄皮风帽，人模人样，像个小大人。

顺手虚上板门，带着询问的眼光看着这个小大人。

“我早就想去找你。”季小龙抖掉一身雪花，一面向火一面说：“可是，巷头巷尾，甚至你那间小屋的左邻右舍，一天到晚都有潜伏窥伺，怎敢走近？”

“别提了，这些混蛋还真勤快。”他回到原处坐下：“甚至在街头巷尾也布了眼线，连太白居里面也有兔崽子扮酒客轮流监视。幸好你没去找我，不然保证他们剥了你的皮。哦！你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

“你忘了我是白云观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啊？”季小龙往堂后走：“再说，我是这一带的地老鼠。”

“确是名符其实。”

“我就藏匿在你对面的屋檐下，亲见一批批混蛋在你那间屋子来来去去，打打杀杀。”

季小龙取来碗筷在一旁长凳掀倒坐下，自己斟酒：“你一走，我就跟来了，我早知道你这里是狡兔三窟。”

喂！那个姓文的漂亮小女人，真的有那么厉害呀？我看你好像递不出招式，她那把怪剑光芒有鬼，令人眼花，是宝剑？”

“不错，天下七大名剑之一的彩虹剑，普通兵刃一触就报废，我不想刀被毁。大冷天，她的头发居然抹了一头油，滑溜溜地不受力，所以只抓掉她的风帽，算是失手了，算她走运。”

“我知道她住在何处，要不要我帮忙算计她？明的你奈她不何，何不来暗的？”

“你给我少出馊主意，谁说奈不了她？”他正经八百地说：“我承认她是劲敌，但我撩过比她更高明的对手。我告诉你，我没有来暗的坏习惯。”

“好好，你是英雄，不来暗的，算我没说。”季小龙大口喝

酒，喝相恶劣：“其实，你用不着杀死她。”

“你又有什么怪主意？”

“弄来做烧锅的。”

烧锅的，意思指老婆，妻子，下厨房的主妇。

“哪行啊？馊主意。”他笑骂：“我可不愿她掂起剑来谋杀亲夫。”

“有一千种方法让她服服帖帖。”

“唔！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他用木箸指着季小龙的鼻子笑问：“人小鬼大，你对女人知道多少？”

“我不希望她死，不希望你一刀杀死她。”

“为何？”

“我想从她口中，套出她与我季家的恩怨牵连。”

“你叔叔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只要我离开文家远一点。”季小龙气冲冲地说：“老花子一定知道我爹的事，可惜他不肯说，他死了，没有机会说啦！烦人。哦！你打算就这样让那些各路牛鬼蛇神，捣你的窝，把你赶来赶去吗？”

“快了。”他信口答，泰然自若。

“快什么？”

“反击。”

“这才对呀！连我这旁观者也看着冒火，这些混蛋真是欺人太甚，你居然忍得下这口恶气，哼！”

“在没摸清他们的底细之前，急什么？”他大笑：“哈哈！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你算什么旁观者？”

他们以为我年轻，年轻人鲁莽暴躁，沉不住气，是容易对付的，所以把所有的高手名宿全派出来，三下两下就可把我摆平了。我忍住一口气，要证明给他们看，年轻的百了刀勇敢果

决有耐性，武林与江湖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派那些高手名宿来冒险，犯了严重的错误。”

“好啊！算我一份。”季小龙兴高采烈地叫：“这几天我冷眼旁观，利用本地的毛猴子地老鼠，把他们的活动情形几乎摸透了，我把情形告诉你，咱们把京城闹他个天翻地覆，怎样？”

“你叔叔怎么说？”

“他躲起来了，不再整天盯着我。再就是他交上了一个朋友，神秘兮兮地出没飘忽，好在私塾方面他已经辞了馆，没有俗务牵挂，似乎同以往不一样了。”

“什么朋友？”

“不知道，是个四五十岁很中看的人，好像是姓范，却不像读书人。听他们悄悄地交谈，似乎姓范的在京都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日，消息非常灵通。有一天他们喝了好几壶酒，谈话中好像曾经提到你。”

“姓范的提到我？”

“反正我没听清楚，隐约听到他提起你百了刀，好像又提到什么姓郭的阴鸷冷酷，城府甚深。哦！要不要增加几个人？”

话锋一转，他也就忽略了姓郭的事，也认为姓范的所提姓郭的人，是指黛园的郭园主或郭大总管，这两个人本来就阴鸷冷酷。

“老天爷！谁还敢站在我的一边？”他苦笑摇头：“小兄弟，你知道我所要对面的人是何来路？”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天下三条龙的两条，是吧？四海盟其实是神龙的外围走狗，二而一狼狈为奸。旁观者清，别以为我年纪小少见识，哼！”季小龙摆出混世者神情，得意洋洋地说。

“还有别的人干预。”

“谁？”

“军方，赣南军方。”他简要地说。

“哦！那……”季小龙一怔：“我想想看，金牡丹，对，金牡丹。”

“她怎么啦？”轮到他惊异了。

“她参与了一个神秘组织，好像是什么飞虎会。”季小龙真不愧称小地棍的头头，消息异常灵通：“该会的堂口在阜城门大街马夫胡同，聚集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武功高强男女，神秘兮兮地不知是何来路。

我得到一些风声，很可能该会与西安门大街的提调所有关连。”

“你是说前军都督府驻京提调所？”他追问。

前军都督府的管理在江西、湖广一带，所以那些不同的机构，是军管区派设在京师，直接与都督府联系的单位，也是转达都督府下达至管区军卫命令的机构，单位之多，非军方人士不可能知道。

安仁侯开府的正式名称，就是前军都督府驻京提调所。至于提调些什么，外人无从得悉。

“咦！你也知道？”季小龙颇感意外。

“我该知道。”他笑了笑，不多加解释。

安仁侯要求他投效，对付江西南府的神龙秘谍。假使他愿意受人驱策，正好假公济私向四海盟大举挞伐。

可是，他不能接受，一旦身入侯门，可就身不由己啦！日后脱身谈何容易？

飞虎会的组织，必定是安仁侯的秘密执行单位，假使他投效，也必定是飞虎会的一员了。

“要不要找她？金牡丹。”季小龙也不追问他为何知道前军

都督府驻京提调所的事

“不必去找她。”他喝干了一碗酒：“我想，她会来找我的。”

“还有什么人可找？你我两人实力太单薄了。”季小龙懊丧地说：“我那些小猴子地老鼠，只能踩探消息做做眼线，与会武功的人打架，免谈。”

“我去找。”

“谁？”

“俞柔柔。”他投箸而起：“你知道她们几个人躲在何处？”

“这……她？她曾经是你的敌人……”

“你别管。”

“恐怕你找不到她了。”季小龙摇头苦笑。

“哦！她们动身返回江南了？”

“昨天傍晚，她们三个人，被四海盟的人赶入西山去了，她们本来要走宛平南下的。”

“西山，哪条路？”他跳起来急问。

“就是西山南道呀！”

他取过壁上挂的蓝色披风，戴上风帽。

“你躲一躲。”他匆匆地说：“晚上我们在此地见面，小心了。传出消息，说我到西山了。”

“周大哥……”季小龙跳起来叫。

可是，他已经冲出门外飞步走了。

季小龙比鬼还要精，鬼门道多得很，传播消息太简单啦！找几个小猴子在茶楼酒馆散布，要不了多久，百了刀前往西山的消息便传遍城内外。

百了刀已成了众矢之的，也成为除了四海盟之外，各方积

极争取的对象。

风雪漫天，不可能有人进山的积雪大道上，却出现入山的人潮。

季小龙也不甘寂寞，也走上这条路。小家伙对百了刀崇拜得五体投地，把百了刀当成心目中英雄偶像，名震京畿，敢与无数高手名宿挑畔，短短的时日里，成了各方瞩目的传奇式人物，当然值得崇拜。

百了刀曾经救了他的命，也是他崇拜的原因之一。

小家伙的武功根底相当扎实，而且精灵刁钻，与当代的高手名家比较当然差了一大截，但比起那些二三流武林豪客江湖混混，却又强得太多。

他带了匕首，真正的杀人家伙。可想而知，小家伙是决心豁出去了。

在积雪的山区中逃生，最严重的威胁是饥寒交迫。

申三娘是个老江湖，但在白皑皑的丛山晨，江湖经验派不上用场，她惟一可做的事，是漫无目的地走。

最好是一夜之间走了百十里，远走高飞，愈远愈好。

问题是，黑夜中难辨方向，有些山不能直线翻越，到底走了多远无法估计，也估计不了。

天快亮了，她们在一座山脚下，找到一家茅屋，屋主人是种山的人，一家六口日子过得相当苦。

主人夫妇好心地替她们准备热腾腾的食物，快累垮冻僵的三个人总算获得生机。同时在堂屋里生了一盆火，让她们坐在火旁歇息。

“真是霉运当头。”六脉回春的俞柔柔坐在干草束上大发牢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本来听百了刀的劝告，脱出